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BEIJINGLISHI
WENHUALUNCONG

第二辑

论丛
北京历史文化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历史文化

论丛

第二辑

BEIJINGLISHI
WENHUALUNCONG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历史文化论丛. 第2辑/宋大川主编.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402-2078-5

I. 北… II. 宋… III. 文化史-北京市-文集 IV. K2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6367 号

北京历史文化论丛 (第2辑)

主 编: 宋大川

责任编辑: 秦玉琛 王 然

装帧设计: 北京德彩汇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 编: 100054

电话传真: 86-10-65240236 (发行部)

86-10-65240430 (总编室)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艺苑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1/16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25

印 数: 1000

版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02-2078-5

定 价: 88.00 元

燕山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燕山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北京文物与考古系列丛书



主 编：宋大川

副主编：夏连保

编 委：张治强 朱志刚

郭京宁 董育纲

郭力展 杨 菊

乔 红



前言

早在 20 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就提出了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也即“二重证据法”。从此之后,中国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对考古材料的重视日胜一日,时至今日,“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的考古学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北京地区,数千年以来,均是我国北方的重心。考古发掘表明,北京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生活了。自西周分封燕、蓟,金建中都,北京已有 3000 多年的建城史和 800 多年的都城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作为祖国的首都,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得到空前重视,学术研究进入到更为深入的阶段。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作为全市唯一的考古发掘单位,是全市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部门,负责全市的地下考古钻探、发掘与研究,是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科研部门。近年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配合基建考古,在对北京市地下文物进行考古发掘、保护的同时,也对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做了一些相应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多数都已在相关刊物

发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对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1999~2008 年之间发表的科研成果进行了精选。本辑《北京历史文化论丛》共收录论文 43 篇。这些文章涉及的时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早期,中经汉唐,下迄明清。大部分是结合考古发掘材料,从不同侧面对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新的审视,也有一部分是对不同历史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所做的宏观研究。结合考古发掘的成果,内容既有涉及地面建筑的,也有地下遗址、墓葬的专题研究。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利用考古发掘资料,对金文进行考释的。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一、对北京城的建制和沿革的研究

都城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京自商、周、蓟、燕建城至金代迁都至今,北京城经历了从地方城市到国家都城的演变过程。本辑中的部分论文对北京城及其周边区县建制沿革进行了考证,为我们了解燕、蓟古城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对金中都、元大都、明、清





北京城的规划与建筑布局的研究,也使历代城墙、宫门、宫苑及城坊、里巷的位置与走向更加明晰。

二、对遗址墓葬的研究

近年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程,对门头沟东胡林、怀柔转年、平谷上宅、房山琉璃河、军都山玉皇庙等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对北京地区史前人类文化类型以及后来各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及风俗习惯进行了分类与比较研究,尤其是对历代丧葬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北京地区自汉至清的墓葬状况表现出以下特征:其一,墓主身份的多样。就目前大量的发掘资料来看,墓主身份上至皇帝、显贵,下至庶民百姓,各种等级的墓葬在北京地区都有分布。其二,北京地区位于中原文化与周边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带,丧葬风俗及制度既体现出民族融合的因素,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其三,魏晋以后出土的大量墓志,补证了现有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和缺陷。该辑中的一些论文,虽然对这些墓志资料与历史文献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但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对器物形态的微观研究

器物是社会物质文明的重要表现,器物的形态紧紧体现着时代特征,每个时代都有各自时代的器物特点。这些器物,种类繁多,研究价值甚高。本辑所收录的文章,既有对出土文物的形态学研究,包括青铜器、瓷器、玉石器和陶器等,对考古学文化断代提供了线索;也有对雕刻工艺、铸造技术以及器物的功

能、用途等方面的研究。200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刊印的《北京出土文物·青铜器卷》,收录了716件造型优美、纹饰精湛、铭款丰富的珍贵文物。同时,也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性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为北京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文物的鉴定工作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文物保护与遗址研究

文物保护工作无疑是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领导和科研人员在长期的考古发掘工作中,一贯坚持以保护为主的方针,通过借鉴学习和不断摸索,不仅在文物保护方面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和技术改进,如:采用工程技术与化学处理等相结合的方法,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防潮、防漏、防火处理;对可移动文物的复原;对壁画的保护与揭取;对象牙的起取与保护等。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受到了文物部门的重视。

除了上述内容以外,本辑中还收录有一部分对北京地区出土的器物铭文进行考释的论文。

本辑《北京历史文化论丛》选编的论文,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作者的原则,只对个别有明显错误的文字进行了修订,不对文章的观点进行改动。当然,由于研究水平有限,个别文章中的观点尚有可商榷之处,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我们热切的希望专家学者对文章中的不足之处批评指正!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2008年9月





目 录

Contents

金陵陪葬人物——完颜宗干、宗弼墓考	齐心	1
《北京辽金史迹图志》跋	齐心	6
辽玄心寺碑幢考	齐心	7
论文物保护的横与纵	齐心	13
保护好文化遗产是文物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齐心	17
《金帝双娇长恨歌》序	齐心	22
延伸的地平线		
——徐继畲与《瀛寰志略》	宋大川	24
《清代园寝制度研究》前言	宋大川 夏连保	32
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源流及社会影响	宋大川	36





“据形系联”、“杂而不越”

——《说文》部首间相互系联方式试析	陈平	44
《京师五城坊巷衢集》校按	陈平	51
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应完善管理体制		
——从什刹海历史文化风景区的保护与开发说起	陈平	60
北京出土征集拣选青铜器的铭文	陈平	64
醇王府谈往	陈平	80
从军都山戎族墓地的发现谈尖首刀的起源和国别问题	陈平	95
万宁桥说故	陈平	106
颐和园藏商周铜器及铭文选析	陈平	117
禹娶涂山氏女四议	陈平	121
北京地区出土青铜器概论	靳枫毅 郁金城	125
试论北首岭仰韶文化的分期		
——《宝鸡北首岭》读后记	郭京宁	137
北京东胡林人遗址的新发现	郁金城	162
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典仪	付幸	166
“纺织考古”的织物保护	董育纲	173
试析虎子的用途与造型	程瑞秀	177
简论含经堂遗址出土的葫芦器陶范	王继红	182
军都山玉皇庙墓地殉牲制度研究	靳枫毅	194



东胡林人及其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郁金城	245
王湾三期文化研究历程评述	郭京宁	250
武则天与谶纬迷信	董坤玉	261
浅析唐代国子祭酒的选任变化	董坤玉	266
西寨遗址陶器分析	张治强	275
A General Survey of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in the Beijing Area	Liu Naitao	284
延庆辽金墓葬壁画揭取与保护	刘乃涛	291
燕山南麓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郭京宁	296
前毛家湾 1 号院明代瓷器大坑成因初考	朱志刚	303
河北高庄汉墓出土实用车马复原研究	张治强 穆朝娜	310
考古遗址现场中多种有机材料的保护问题	刘乃涛	317
北京明墓出土的青铜鼍试析	程瑞秀	337
白釉红绿彩瓷赏析	黄秀纯	350
煤精石雕水牛赏析	黄秀纯	353
隋唐时期幽州弘业寺藏舍利史事考	盛会莲	35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元代铜杈浅探	王燕玲	361
北方地区东周时期环状青铜带扣研究	豆海锋 丁利娜	371





金陵陪葬人物——完颜宗干、宗弼墓考

齐心

“金陵”是女真金朝皇帝陵墓和诸王兆域的简称，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境内。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北京市文物部门和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开始对其进行调查，先后进行了资料整理，踏查和文物搜集，使用静电法、遥感法等手段进行探测。也多次挖掘探沟，打探方，以期验证探测结果。2002年，因为当地村民挖掘水池蓄水，文物部门对几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打开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地宫。金陵考古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考古成果被评为当年中国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历代统治者勘陵，是选择“万年吉地”，以求王朝永固和来世的荣华。而海陵王勘陵和迁陵还有其现实的政治目的。

海陵王迁都，曾遇到政治阻力，一些王公大臣以上都会宁府是国家“根本”为由反对迁都^①。海陵王之所以迁都伊始，即派出司天台，于中都四周勘陵，目的是将祖宗陵寝迁于中都，使中都成为人心归往的所在，断了反对

派的念头，以此巩固中都的国都地位，确保政治重心南移，实现其灭宋统一的政治目标。完颜亮排除了种种阻力，迁都北京，开始了北京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历史。为了保证迁都的成果，打消许多旧贵族以守卫祖宗陵寝的借口而反对迁都，他将祖先的陵寝，不远千里全部迁到了北京，在大房山下，筑造了新的陵墓。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如此大规模的迁陵，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大房山金陵勘定以后，经海陵、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5世60年间的营建，形成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寝，其兆域达156里。据目前已经探明的情况来看，金代帝王陵主要分布在大房山东麓的九龙山、凤凰山、三盆山鹿门峪，大房山南侧的长沟峪也葬有陵墓。建陵初期，出于安葬和谒陵、祭陵的需要在山陵东端的入陵处建行宫警宁宫，章宗时期，又在山陵至高点大房山主峰的茶楼顶上建离宫



①《大金国志》卷之十三：“一日，宫中宴间，因问汉臣曰：‘朕栽莲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汉臣曰：‘自古江南为橘，江北为枳，非种者不能，盖地势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暖可栽莲。’主曰：‘依卿所请，择日而迁。’萧玉曰：‘不可，上都之地，我国旺气，况是根本，何可弃之？’”。



崇圣宫。

大金立国前的始祖以下 10 帝(原为女真的酋长、称总部落长,从蒙古乃时代接受辽国的册封为女真节度使)。

大金国九帝除宣宗葬汴京(河南开封)、哀宗葬蔡州(河南汝南县)外,太祖至卫绍王 7 帝均葬于大房山陵:卫绍王死后被削去帝号,故葬地无陵号,但是,他死于中都,按当时的情况,只能葬于金陵。海陵王削帝号后葬于诸王兆域,后又降为庶人,迁出陵区以外 40 里,所以习惯上称金陵埋葬了 17 个皇帝。

金国追封过四个皇帝,其中三位葬大房山陵:海陵父德宗葬顺陵,世宗父睿宗葬景陵,章宗父显宗葬裕陵。熙宗父徽宗葬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没有迁葬大房山的记载。

完颜氏宗室诸王有许多葬在大房山陵,其中文献可考的有 4 位:宋王完颜宗望、梁王完颜宗弼,荣王完颜奭,宿王劄思阿补。此外,海陵太子光英也葬于大房山。

坤后陵是大房山唯一的一座后妃陵,乃世宗为昭德皇后乌林答氏而建,原葬有世宗乌林答氏以下 6 位后妃,其它诸帝后均衬葬诸帝陵,世宗逝后,乌林答氏从坤后陵迁陵与世宗合葬。可以确定的葬于大房山的后妃有 23 位。

位于金陵神道西侧,睿陵西南的第 4 级台地上。形制相同,埋葬形式不同。20 世纪 70 年代平整土地时收回 1 件“萧何月下追韩信”三彩瓷枕,此为辨识这 5 座墓葬提供了线索。

5 座墓葬中仅有编号 M4、M5 的墓葬保存较好。

M4 四壁用花岗岩平铺错缝垒砌,墓壁抹白灰,长 2.95 米,宽 1.35 米,深 1.15 米。墓底南北两端放凹形石作棺台,北侧长 0.79 米,宽 0.41 米,高 0.36 米,南侧长 0.78 米,宽

0.41 米,高 0.38 米。在凹形石槽填小薄砖,石台外亦抹白灰。也就是说规格不算太高。

墓室内棺木已朽。骨架散乱,上肢骨及骨盆在东侧,头骨在两台之间,墓内出土七星铁剑一柄和石枕一具。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个位置上,1986 年还采集到一具雕花石枕。

M5 其西侧的 M4 并列,两墓相距 2.1 米,方向 355 度。四壁用花岗岩平铺错缝垒砌,墓壁抹白灰,长 2.65 米,宽 1.2 米,深 0.76 米。墓室南北两端亦放置凹形石作棺台。墓室内木棺已朽,肢骨散乱。北端棺床下发现圆形小腰坑,直径 0.3 米,墓内出土罐和碗。

随葬器物中铜首铁剑、石枕、磁州窑龙凤瓷罐、“泰和重宝”钱、磁州窑瓷碗等。

除《金史·太祖本纪》、《金史·海陵本纪》外,另据《金虏图经》记载,“亮(即海陵王完颜亮)寻毁其寺,遂迁祖、宗、父、叔,改葬于寺基上”。“又将正殿元位佛像凿穴,以安太祖、太宗、德宗。”文献所载太祖是指金太祖阿骨打;宗,为太宗吴乞买;父,乃海陵王之父德宗宗干;叔,应该是完颜宗弼,即著名的金兀术。当然,对于金兀术究竟葬于何处是有争议的。如果对这几个墓葬进行清理,可能对几个不解的问题提供线索。目前,祖阿骨打睿陵(M6)地宫打开了,两侧太宗恭陵和世宗陵的位置也得到确认。

德宗的陵墓可能简单地也说在这个范围内。

所谓德宗,就是海陵王的父亲宗干,本名斡本,是金太祖的庶长子,母亲为光懿皇后裴满氏。大金开国元勋。在太祖诸子中,宗干是颇具才干的一个,既能征善战又是辅国干臣。

伐辽伊始即随太祖转战。太祖崩后,率群弟拥立太宗。太宗朝,为国论勃激烈,与斜也同辅国政。辽亡后,太宗始议礼制度,正官





名,定服色,兴庠序(学校),设选举,治历明时,都是采纳了宗干的建议。

太宗晚年,宗干与宗翰、宗辅等,力谏太宗立太祖嫡长孙合刺(熙宗)为诸班勃极烈(储君),对熙宗有援立之功,天会十年(1132)为国论左勃极烈。

熙宗即位,拜太傅,与宗翰等并领三省事。天眷二年(1139),进太师,封梁宋国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赐之,足见熙宗对他的恩崇。宗干一生对金王朝忠心耿耿,皇统元年(1141)春,随熙宗前往燕京,五月已酉卒于北归途中,临终,熙宗亲往问候,宗干尚“语及军国事”,致使熙宗“悲泣不已”。宗干死后葬于上京会宁府,熙宗亲自参加了宗干的葬礼,恸哭,辍朝七日。金代大臣死皇帝辍朝就从宗干开始。

海陵即位后,追谥完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庙号德宗。贞元三年(1155)十一月,以帝礼迁葬于大房山太祖陵区,陪葬睿陵。世宗即位,大定二年(1162)除德宗庙号,改谥明肃皇帝。大定二十二年(1182),追削明肃帝号,封皇伯、太师、辽王。这些内容见于《金史》卷七十六·列传第十四·宗干。而《大金集礼》卷四,《追加谥号下·杂录》,记载更详:

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上书以谓:“海陵庶人,昔相闵宗,无匡救之益,乃伺其间隙,肆行大逆,盗据神器,十有二年,罪恶贯盈,天所巢绝。其父岂可使之犹窃帝尊之名……莫若重宗庙,尊朝廷,以正上下名分,削去帝号,止从旧封,庶乎宗庙朝廷之礼,一举两得。”敕付尚书省,寻以礼官集议。

十一日,拟奏:“海陵即废为庶人,其父母尚存帝后号,委是名份僭差。今拟改封皇伯、太师、辽王,据衍庆宫旧容改画服色,迁出顺陵,改名为墓。”从之。

从以上记载得知,大定二十二年(1182)世宗追削宗干帝号,是采纳了太子允恭的建议,最终根据尚书省的拟奏意见削去宗干“明肃”帝号,改封为皇伯、太师、辽王。“衍庆宫”是金代太庙的名称,所谓“据衍庆宫旧容改画服色”,乃是宗干削帝号后,把他在太庙中的遗像由皇帝服饰改画为王爵服饰;宗干还被“迁出顺陵,改名为墓。”可知,宗干初始陪葬睿陵的陵号为“顺陵”,《金史》中并未载及宗干陵号,因此《大金集礼》的这一记载非常珍贵,他使宗干的陵号留存下来。宗干被迁出九龙山太祖陵区的顺陵后,并未有迁葬于何地的记载,但是,他削去帝号后,以王爵的身份,被迁往诸王兆域该是确定无疑的。

由此可见,被清理的墓葬中,没有任何遗留的空墓,有可能是大定二十二年迁移宗干顺陵的遗迹。

德宗宗干的情况是这样。那么,和太祖、太宗、德宗同时迁来的那个“叔”是谁?

考海陵王的诸位叔父,确实都非同小可。首先完颜宗峻,是太祖的嫡亲儿子,在起事之初也立有战功,但是,英年早逝。他生于辽大安年间,他死的时候,长子完颜亶只有4岁。海陵王夺取帝位,杀掉了金熙宗完颜亶,当然,他不会将宗峻迁移来陪葬太祖。

其次是完颜宗望。这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曾经担任金国的右副元帅,在伐辽灭宋中都战功卓著,成为金朝仅次于完颜宗翰的领军将领,但他在天会四年病逝,也是英年早逝。当时,海陵王只有4岁,迁陵的时候不会想到他的。按《金史》卷九十五《蒲察通传》,宗望是在金世宗大定三年时会葬于房山的。

再次是完颜宗辅,就是金世宗的父亲。他是完颜亮死后,由金世宗从上京会宁迁来陪葬太祖的,显然这个“叔”不会是他。

又有讹鲁观,逝世于天会5年,当时完颜





亮5岁。讹鲁观体弱多病,没有军功政绩,当然完颜亮不会让他来陪葬太祖。

他还有个叔叔完颜宗弼,担任过东京留守、左丞相。但是,他是完颜亮父亲宗干的政敌,被宗干和完颜希尹以通宋谋反罪杀掉,其墓葬在门头沟已经发现,更不会是他。

余下,值得完颜亮迁移陪葬的就是他的六叔完颜宗弼,也就是金兀术了。

完颜亮和金兀术的关系可非比寻常的一般叔侄关系。完颜亮的父亲宗干执掌朝政大权的时候,曾经进行了两次清除政敌的举动,一个是杀高庆裔,进而幽囚宗翰致死。这时,金兀术便以自己掌握的军队支持宗干。另一次是诛杀太宗的儿子宗磐。这一次政潮从始至终都有金兀术的参与。宗磐集团的支柱是掌握军事大权的完颜昌,绍兴九年(1139),完颜昌由于和秦桧的特殊关系,接受南宋的贿赂,将河南、陕西的土地划给南宋,接受北宋时期对辽国的贡赋条件,这样在完颜昌和秦桧的主持下,实现了南北议和。宗干、金兀术是不同意这种议和条件的,金兀术取得了完颜昌收取贿赂的证据,在宗干和完颜希尹诛杀宗磐等人后,追杀了企图逃往南宋的完颜昌,随后发动了收复河南陕西的战争。就在这个时候,成为金兀术手下的奉国上将军。这一年,完颜亮十八岁。值得说明的是,由于完颜雍执政后,对完颜亮极其诽谤污蔑,包括对其功绩进行抹杀,所以完颜亮十八岁之前的历史无考。不久,完颜亮又因为军功升任驍骑上将军。皇统四年(1144),在金兀术手下的完颜亮再次升级成龙虎卫上将军。这一下,使完颜亮的品级达到了正三品,和六部尚书已经是平级了。当然,这是武职。不久,由于金兀术的推荐,完颜亮开始出任文职,担任了“总领军马事宜,进紫光禄大夫、中京留守。”而进紫光禄大夫的品级,已经是从二品

了。这一年,完颜亮22岁。可以说是宗室子弟中升迁的最快的一个。而这时,金兀术已经掌握了朝廷大权。《历代陵寝备考》卷四十三记载:“然一时将相如粘罕太祖从兄子、兀术太祖第六子、兀室(完颜希尹)太祖族子等皆开国大功臣,桀黠难制。太宗居位,拱默而已。”说明,完颜亮的升迁,和金兀术的提拔有着直接的关系。没有金兀术的提拔就没有完颜亮后来的地位。金兀术死后,有一次因为熙宗的罪己诏书事件,已经担任了宰相(有一个阶段还兼领三省事、都元帥)的完颜亮被逐出朝廷,改任汴京行台尚书省,完颜亮想到河南后,发动兵变,打回上京(今哈尔滨南阿城),他所要依靠的军事力量,就是金兀术留下的军队。此事因为熙宗在完颜亮出京后,觉得对完颜亮处分过重,在完颜亮刚走到良乡的时候又把他召回而作罢。但由此可以看出,完颜亮在金兀术死后,仍然享受着他的余荫。至于完颜亮上台后,也诛杀过金兀术的后人,但是,对金兀术的后人可以说是诛杀的最少也最轻微了。他对宗翰、宗磐(包括太宗诸子)、斜也(金太祖的弟弟,曾经在太宗时代担任了能够继承皇位的诸版博级烈)的子弟,几乎都是族诸,而对金兀术的后人只杀掉了一个勇猛无比的完颜亨。后来,又将金兀术的两个女儿收入宫中,这样,金兀术既是完颜亮的叔叔,又是完颜亮的丈人。所以,在迁陵的时候,一起迁了一个叔叔来陪葬太祖,不会是别人,只能是金兀术。

但是,是不是在已经清理的5座墓葬中就有金兀术的坟墓呢?这是存疑的。因为金兀术是以王爵的身份被迁葬的,也不是皇帝的直系,可能不会掩埋在太祖陵侧。应该说他另有葬地。

太祖陵西侧九龙山西峪“皋沟”(又名“窝儿沟”,是当地的语音习俗造成的)沟口北侧





的梯田中央,有凸起的古坟遗迹,旁边遗存着汉白玉残件、花岗岩阶石和元代砖瓦,遗留中更有大量的明代的大青砖。一般认为,这里就是梁王宗弼陵所在。据当地百姓回忆,早年闾儿沟口,有一楼阁,所以叫闾儿沟,而这一楼阁想是陵寝建筑,民国时期,宗弼陵侧尚存一道红墙,而上面则覆盖着绿琉璃瓦。1981年,看出是坍塌的塔形建筑物。令人奇怪的是建筑物用的是明代青砖这似乎是在否定元代陵墓的存在。经查,1951年和1958年文物普查资料,此地建筑为明代“牛皋塔”遗址。民间一直广泛流传“气死兀术,笑死牛皋”的说法,这只是源于历代评书艺人之嘴还是后来的明朝政权有意以“牛皋塔”压在“兀术坟”之上呢?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组织人向下挖掘,结果在青砖下面出土了大量元代特有的勾纹砖和汉白玉构件,当中有花纹、有文字,由于年代久远,文字大都看不清了,最终只辨认出了3个字:“布、林、斡。”“布”与此事无关;“林”坟墓也;关键是“斡”字,因为完颜宗弼俗称金兀术,女真文本名:“斡嗒”,又叫“斡出”、“斡晃出”。一个“斡”字将此墓与金兀术联系在一起。因此,基本可以认定这里是金兀术坟。

宗弼虽是太祖之子,又是一个战功赫赫的功臣,但他既没做过皇帝,又未追谥帝号,所以依制不能葬在太祖陵区正寝,只能于帝陵

边缘陪葬。

截止到目前为止,发现宗弼是唯一一位以王爵陪葬太祖陵的,这反映了他在金王朝的地位和影响。

还有一位可能是五位葬主之一的金国将领,那就是宗室特进挾懶。他十六岁随太祖从军反辽,不离太祖左右,起着太祖警卫员的作用。在出河店战役中,面对强大的辽军,太祖要亲自上阵,挾懶控制住太祖的战马,“主君不可轻易和敌人接阵,请让我前去冲锋陷阵吧!”见太祖应允,他挺枪冲上去,连续刺死敌军7人,手中的枪断了,就骑马拽敌人下马,连续从马上拽下9人。太祖高兴的说:“这样的勇士有数十个,虽然敌人数万也不能抵挡!”果然,在达鲁古城、进攻临潢、春州、泰州、中京、西京的战斗中,挾懶都立了显赫的战功。在攻宋的战斗中,他又数次以千余兵力,打败宋兵数万,攻克州府三处。在西北的战事中,收降八十多个寨子。天德初年,累加银青光禄大夫,特进衔,授世袭猛安。正因为如此,完颜亮在迁葬太祖睿陵的时候,命人雕刻了挾懶的石像,立在太祖的陵前^①。在八十年代初期对金陵进行调查的时候,当地村民说看见过残破的石雕像,被砸成碎块,拼凑起来是一个人牵着一只老虎。

不过,《金史》只记载为挾懶雕像了,墓葬是否迁来没有明确的记载。按当时的情况,是有迁来的可能性的。



① 《金史》卷五志传·挾懶。



《北京辽金史迹图志》跋

齐心

北京古老又年轻,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成功,又给北京增添了勃勃生气。2003年是北京建都850年,大型纪念活动的举办,更加丰富了古老北京的神韵。

北京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建城史和建都史,辽金两代在北京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辽金文物的深入调查研究,对研究北京历史,有着深远的意义。辽金城垣博物馆正是以收集和整理辽金史料为工作目的,以辽金史为研究方向的。辽金城垣博物馆的年轻同志们以认真的工作态度,于2002年开展了辽金史迹调查课题,历时1年半时间,完成了野外调查工作,于2003年纪念北京建都850年之际整理出版,是可喜

可贺的。

北京地区辽金史迹的调查是非常必要的,调查中不仅摸清了我们辽金文物的家底,在整理过程中,考释出大量的史料,丰富《辽史》和《金史》的内容,为我们研究辽金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是对正史的修订和补充。《北京辽金史迹图志》的出版,为广大辽金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为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同志加入到研究辽金史的行列中来,在全社会形成“了解北京城市,研究北京历史,热爱北京未来”的氛围,以促进北京史的深入研究。宏扬民族文化,展示民族精神,推动民族发展,使中国、使北京屹立于世界之林。





辽玄心寺碑幢考

齐心

京西名利玄心寺位于北京房山区长沟镇西甘池村,现仅存寺庙遗址。遗址座落在村北的雪山南麓,其地面建筑虽久已圯毁,但昔日殿堂建筑的基础尚存,其山门基址前的两通明代碑刻保存完好;寺院东北侧的塔林内,还立有一座建于金代贞元年间的石塔。据殿堂、墙垣基址,可知该寺坐北朝南,依山势由低向高建有三层殿宇和数十间配殿、禅房与斋堂,占地面积三公顷左右。

关于这佛寺的创建和历史演变,除清末编纂的《房山县志》略有提及外,不见于任何载籍。而据该志所记,仅知此寺名玄心寺,而创建之具体时间,已渺无可考了。不过,幸有一些石刻文献保留了下来,如辽乾统四年(1104)的《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碑、金贞元元年(1153)的《严行大德灵塔铭》、明成化十年(1474)的《慧聚禅寺重修记》碑、明正德二十一年(1516)的《重修慧聚寺记》碑等,据以得知,此寺大约建于辽代中期,后来曾一度遭盗贼侵扰而荒废,于辽末天祚帝时营构朴菴,为章庆禅院之上寺,称“玄心寺”。到金代初年,该寺成为京西马鞍山的著名寺院——慧聚寺(而今北京门头沟戒台寺)的下院,改名

为慧聚寺。此名一直袭用到明代中期,大约在清代复改称“玄心寺”。另外,现在当地还有人称此寺为“轩辕寺”,并见于前些年所印行的一些方志和地图中,实系音讹误记,不足为凭。

据已发现的相关石刻记文,可知玄心寺在辽金时期,是燕京西南的一座名利,辽末的著名学僧“文雄慧照大师”了洙曾主持过该寺方丈;而法名善诚、赐号“悟空大德”的辽兴宗、道宗朝宰相刘六符的女儿,也曾在此寺出家修持;金代初年,有著名的弃官皈依的“严行大德”悟闲曾在此戒修;明代,又先后有名僧文欢、成明在院主持寺务,重振宗风。

玄心寺是一座有近千年历史的寺院,其荒圯废弃,也已近百年。旧观不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这座京畿旧地古刹留下来的几件石刻,对于研究今北京地区的地方历史和宗教文化,仍具有资料价值。本文择其要者,记述如下,供研究者参考。

一、《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碑

此碑原位于长沟西甘池玄心寺(今慧聚





寺旧址)院内,辽天祚帝乾统四年(1104)刊立,碑石早已佚失,规格不详,拓本存北京大学图书馆。据拓本,知碑文首题《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由“当山文雄慧照大师沙门了洙字涣之”撰文。此碑是辽代燕京西南地区一通著名的碑刻,不仅写的文采斐然,很象是一篇游记,生动地描述了九百多年前长沟地区的山川风貌、自然环境,而且真实地记录了该地区的区划方位、山水名称的由来及村名地名,对于考证当时此地的区域沿革有一定价值。如碑文中记录了当时今长沟镇周边诸山曾俗称“太湖”;又今东南西北四甘池村曾称柳溪村、甘泉村;今“雪山”称“丰山”;又今“坟庄村”,当时即已如是呼之。还记载了辽代玄心寺,乃是丰山之阳(南麓)的章庆禅院的“上寺”,又名章庆禅院;而远在“京师”(燕京,辽南京,即今天的北京)与良乡的“肃慎里东之高氏所营讲宇,则下院也”。这些,都不见于史籍,对于北京地方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其碑文如下:

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

当山文雄慧照大师赐紫沙门,了洙字涣之撰。

郡城西北两舍之外,峰峦相属,绵亘百有余里,有山嵒嵒,俗曰太湖。诘其得名之系,验诸图牒,则无考焉,固弗之取也。三峰叠秀,远望参差,屏然不倚,状如丰字,因号曰丰山。盘踞修阻,疏外人境,含蛭幽闲,雅称静居。翠微之下,营构新宇,题曰函虚殿。以其无经像之设,彩缚之繁,豁然虚白,况诸道也。树石之间,庵庐星布,探橡茅茨,示朴质也。居人无系,任其去来,示无主宰也。土厚肥腴,草树丛灌。泉清而甘,饮之无疾。春阳方煦,层冰始泮。异花灵药,馥烈芬披。溪谷生云,林薄风吹。夏无毒暑,在处清凉。怪石磷磷,藟莎叠葇谈道之者,匡坐其上。横经挥

尘,议论桄桄。奇兽珍禽,驯狎不惊。秋夕云雾,露寒气肃。岩岫泊烟,松阴镂月。援声断续,萤光明灭。□崖结溜,冬雪不飞。长风吼木,居实凜然。一径东指,旁无枝岐。度石梯,下麻谷。繇□院道,南陟长岭。西南趣柳峪,至玄心,则下寺也。又道出甘泉村南,并坟莊,涉泥沟河水,东南奔西冯别野,则辄莊也。又东北走驿路,抵良乡,如京师,入南肃慎里东之高氏所营讲宇,则下院也。是三者,皆供亿闕处,暨迎候往来憩泊之所耳。是山也,顷岁贼攘庵宇,旷然殆累年矣。今上龙飞,天下谧清,始复其居,乃营而补葺之。风气增润,林影稠密,泉池不涸。譬夫病者新□,气血裁固,神渐清而色益舒也。噫!处之于人,果相待也。人之于处,又乌异哉?夫境静心谧,处繁情扰,人孰弗若是乎?苟欲布设景物,高树亭观,吉朋命侣,以骋游宴者,此非其处也。或欲聚徒百千,来施委积,人孰弗若是乎?溪谷成市者,则又非其处也。惟是外形,忘嗜欲,恬于孰利,高尚其事,耽味道腴者,延徙而栖焉。古之所谓隐山者,则其类欤?其经始再造之年月,已具别载,非此所要固略而不书云。

二、《柳溪玄心寺洙公壁记》碑与名僧了洙

辽代末年,玄心寺出了一位著名的学僧——了洙。了洙俗姓高,字涣之,世居燕京,为名家大族。他“生而被诗书礼乐之教”,“研控六艺子史之学”皆入精妙;后来又喜钻研佛学,“不数岁,尽得其数”,可谓是在儒学、道学、佛学三方面均有一定造诣,并能融会贯通的一位学人。他起初卜居于玄心寺潜心研究学问,后被朝廷赐紫袍,号“文雄慧照大师”并可能主持了范阳丰山章庆禅院三院的寺

